

看! 日军轰炸南京多凶残

一位爱国人士拍下当年日军空袭后的南京惨状,昨天这批照片首次公布

两具被烧得焦黑的尸体交叠在一起;孩童尸体横卧,口鼻出血;四处都散落着飞机残骸,旁边还有一面日本海军军旗……昨天,南京民间抗战史料陈列馆馆长吴先斌展示了他新收藏的一本特殊的影集,反映当年南京遭受日军轰炸后的惨状。

这些照片都是由南京的一名爱国人士拍摄,照片下方还附有拍摄者的亲笔注释。硬皮相册装帧的影集里,约有40余张照片原件,其中有10张反映战争惨状的历史照片。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王卫星以及孙宅巍、张连红、张生、杨夏鸣等南京大屠杀研究界的权威考证后,最终确认这些历史照片原件“确系1937年8月15日后日机轰炸南京后的惨状”。

无辜市民惨死于敌机之下

[原注]

惨死于敌机之下的南京市民
1937年7月11日

[解说]

这些照片上,有头部脸部被烧焦的尸体、四肢不全、血肉模糊的尸体;口鼻出血,面目不清,断了气的孩童;可能由于冲击波被掀掉了衣服的人们。



[专家考证] 经查阅《近世中西史日对照表》此日期应为农历,公历应为1937年8月16日,星期一。理由为,如果7月11日是公历,但那时“八一三”事件尚未爆发,战事仅限于华北,日本并没有

对中国主要城市进行战略性轰炸。日军轰炸南京是1937年8月15日,也就是“八一三”事件爆发两天后,因此说明中的日期显然为农历,公历应该是1937年8月16日。

王卫星说,据史料记

载,1937年8月15日,日本“木更津海军航空队”20架九六式陆上攻击机对南京发动了首次空袭,日军轰炸了大校场和明故宫机场,共投下250公斤炸弹32枚,造成两座飞机库和兵营起火燃烧。

日本海军轰炸机被我击落

[原注]

击落下来的墨根津敌机残骸

[解说]

这些照片拍摄下当时被击落的飞机残骸,地面上四处散落着发动机、螺旋桨和其他飞机部件,残骸周围还有一面日本海军军旗。



[专家考证] 从照片上看,飞机残骸周围散落着日本海军军旗和橡皮舟,这些都是日本海军飞机特有的装备,是以便飞行员在海上跳伞逃生用的。照

片文字说明也指出是“墨根津敌机残骸”,只是拍摄者将“木更津”误记为读音相似的“墨根津”。根据8月份担任轰炸南京任务者为“木更津海军航空队”来

判断,该照片拍摄于1937年8月。

王卫星说,根据史料记载,1937年8月16日当天,的确有4架日机被中国军队击落。

空袭南京用的是巨型炸弹

[专家考证] 从照片上的水塔和烟囱等明显标志物可以确认是拍摄于中央医院(即现在的军区总医院)。根据《魏特琳日记》记载,日机轰炸中央医院是在1937年9月25日。相关史料证实,当天是日本海军第二联合航空队对南京进行空袭。空袭目标包括中央广播电台、军医司、船政厂附近。

王卫星说,日军所说的“军医司”就是国民政府卫生署,位于中央医院北侧,距离医院大楼200到300米。最后由于炸弹偏离目标,造成中央医院院内的巨大弹坑。

[原注]

日寇五百公斤炸弹坑之一,中央医院宿舍震塌很多。



拍摄者后来参加了地下党



这位记录历史真相的中国人究竟是谁?在影集的扉页对此人有所介绍。

他叫薛葆宁,四十年代后改名为薛宁人。1933年,他由表兄顾毓秀介绍到南京中央医院当小职员,在课余参加了王昆仑、孙晓村等进步学者主持的“南京读书会”,认清了民族危机不容许爱国学生熟视无睹、不闻不问。

1935年夏,中共地下党在无锡太湖别墅召开了“万方楼会议”,他听取了《八一宣言》,全力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发起救国会活动。回南京后,利用中央医院职工夜校等为基础,积极筹备南京职工界救国会,并担任负责人,并参加南京各界救国会,担任执行委员。

1938年春,在八路军长沙办事处,经徐特立等人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即在西南公路的三渡水车身修造厂等地做地下活动。1942年秋,被反动特务从湘西跟踪到贵阳,几遭不测,在贵阳脱险后绕道昆明,至重庆,按南方局指示利用社会关系留在西南大后方继续活动,1975年逝世。

写下这些文字的是薛葆宁的弟弟薛葆鼎,而这本相册是他从哥哥的遗物中整理出来的。薛葆鼎在解放后曾是我国社会经济系统工程学科的带头人。

珍贵相册转了好几手

“关于日本飞机轰炸南京的惨状,历史上留下的照片并不多。”王卫星告诉记者,“即使有,也多为日机轰炸南京后的街景,而吴先斌此次收集到的这组历史照片其中有4幅直接反映了我同胞被日机炸死的惨景,是对现有日机轰炸南京历史照片史料的重大突破,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今年10月份,民间抗战史料陈列馆馆长吴先斌从一名姓钟的市民手中得来这本珍贵的相册。昨天下午,记者联系到钟先生,得知他也是从另外一名收藏爱好者手中得来,而那名收藏爱好者也无从记起这本相册的最初来源了。

快报记者 解璐 文快报记者 唐伟超 翻拍图片

弹片,留在老人身体里整整10年



人物档案 ④

陈秀华(80岁)

70年前,在日军的追杀中,10岁的陈秀华和母亲被子弹击中,陈秀华左手和臀部受伤,母亲则倒在血泊中,再也沒起来。10年之后,陈秀华左手手中的弹片才掉了出来。自己的惨痛遭遇,让陈秀华在日本举行的证言会上泣不成声,证言会不得不提前结束。

得手震了一下,鬼子开枪了。这一枪打中了她的左手,扭头一看,母亲的手也受伤了。“妈!”年幼的陈秀华喊了一声,她怎么也没有想到,这是母亲能听到的最后一句呼唤。“别回头,快逃!”慌张中又是一声枪响,刚抬脚要越过去,陈秀华从高处跌落下来。剧烈的疼痛让她怎么也站不起来,而母亲最后的那句话还未落音。

陈秀华从血泊中坐起来,看见母亲头朝下趴在地上。原来鬼子的第二发子弹从母亲的脖子正中穿过,又打中了陈秀华的臀部。“妈,妈,妈……她歪下去了,没气了!……”陈秀华看到了母亲后脖子上鸡蛋般大小的弹孔,汩汩地流着血。悲痛让陈秀华再也说不下去了。

弹片居然留在肉里10年

陈秀华在母亲的尸身边呆了一天,腿上的棉裤被血染红了,地上的血也把土染红了。“母亲死的那天晚上下雪了,我看到雪一落地就红了……”直到天黑,父亲才闻讯赶到,把她接了回去。

直到20岁那年腊月,快过年了,喜欢吃瓜子的陈秀华在口袋里放了些瓜子,不时地掏出来吃,也许是伤口受到了粗布的多次摩擦,从肌肉里掉出来一块铁片,陈秀华这才知道,当年同时伤害她和母亲的那颗子弹弹片在她的身体里呆了整整10年。事后,陈秀华在被窝里偷偷掉了眼泪。采访中,这位老人一直把左手操在衣袋里,不愿意伸出来。也许连她自己也不愿意看到那个伤疤。

“妈,妈,妈……”这是一个10岁女孩的呼唤,也是一个80岁老人的呼唤。

70年前,只有10岁的陈秀华面对日军的追杀,在荒凉的雪地里撕心裂肺地呼喊着,可是母亲没有来得及看她一眼就中枪倒在了血泊之中,匆匆走了;70年后,陈秀华在自家的院落中再一次回忆起那段非人的经历,和10岁时一样,她又一次大声喊出了人生第一个学会的词语:妈,妈……然后,像孩子一样哭了起来。

“嘭嘭”两枪,母亲离开了我

陈秀华的家就在江宁汤山镇的一个小村子里,记者昨天见到她的时候她正在院子里晒太阳,低着头,一脸愁容。因为几乎完全失聪,陈秀华平时很少说话。女儿在她耳边费劲地喊话才传达了记者的来意。话未出口,老人的眼中就饱含了泪水。70年前的两声枪响,是陈秀华一生甩不掉的阴影。

事隔70年,老人仍然清楚地记得鬼子是在12月8日的早上闯进村子的,那时候,所有人都跑了,她的两个哥哥吓得丢下还没吃完的早饭就跑出了家门,10岁的陈秀华因为年纪小,依偎着妈妈,可是由于妈妈裹着小脚,跑不快,母女俩就这样慢慢地扶着跑着,爸爸双眼失明,没走,守着家。不知跑了多远,来到了一座大坝前,没路了,必须翻过一米多高的大坝,就在她们准备翻坝的时候,日军发现她们。“那个坝差不多有一人高,我爬不上去,妈就在下面托着我。”陈秀华比划着。

“嘭”的一声,陈秀华党

她常喊着“妈妈”哭醒

为了生存,陈秀华在13岁时就嫁人了。婚后丈夫体贴并育有5个子女。可是家庭的和睦并没能为她减轻失去母亲带来的伤害。熟悉的人都知道她不爱讲话,喜欢发呆,这是她怀念母亲的一种方式。睡梦中,她常常含泪喊着“妈妈”醒来。

陈秀华在2005年底远赴日本,参加南京大屠杀68周年东京证言会。在证言会上,这位老人泣不成声,哭诉着自己的惨痛经历,由于伤心过度,证言会因此不得不提前结束,现场好多听众都落下了眼泪。记者从证言会的照片看到,老人在搀扶下作着报告。

陈秀华的女儿说:“一点剩饭,她都不让我们倒,你看,她那件布丁擦布丁的衣服,硬是不让我扔,说,‘你们不晓得啊,那时哪有什么衣服穿,吃树根啊……’”面对女儿的“不满”,老人什么也听不见,只是眼神呆呆地望着前方。

实习生 谭明村
快报记者 毛丽萍 文
快报记者 顾炜 摄

相关新闻

加众议院通过“慰安妇”议案

据新华社电 加拿大议会众议院28日一致通过“慰安妇”议案,要求日本政府为二战期间强征亚洲一些国家女性充当日军“慰安妇”的行为道歉,并承担相应历史责任。

这项非强制性议案要求日本政府为强征“慰安妇”行为向受害女性做出彻底、正式的道歉,议案还谴责日本官员近一段时期否认强征“慰安妇”历史事实的做法。

在投票会场内,文化多元和加拿大认同国务秘书贾森·肯尼谴责说,日本强征

“慰安妇”行为是“60多年前一次无法想像的罪恶”。肯尼话音未落,会场内便响起一阵热烈掌声。

加拿大新民主党议员邹至蕙是这项议案的提出者。她说:我认为,日军强征慰安妇不仅是对20万名女性的犯罪,还是对人性的侵犯,全世界民众都有责任大声谴责这一罪行。”

议案获得通过后,邹说:“加拿大政府今天正式要求日本为强征慰安妇的暴行做出真诚道歉,我为此感到非常高兴。”